

# 汉语对欧化的语法选择\* (上)

万惠洲\*

应该说, 语法在语言中是最稳定而不易发生变化的; 可是当语言中的其它成分, 比如语音、词汇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发展时, 语言内部, 即语音、词汇、语法就会失去原有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 语法就不得不作一些选择与调整, 以确立语音、词汇、语法三者之间新的内部平衡关系。语言也就随之产生了变化发展, 从而获得了适应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生命力。

汉语在从古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的长期过程中,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 科学进步, 文化交流的需要, 其语音、词汇乃至语法, 都各自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 因此它始终保持着并有效地行使着作为中华民族对内、对外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神圣职能。

中外文化交流从古至今, 始终是促使汉语发展变化的催化剂。西域文化、佛教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 构成过对汉语三次不同的冲击浪潮, 而且可以说, 这三次浪潮却是一次比一次高, 因而造成对汉语的影响一次比一次大。

西洋文化传入给汉语带来的欧化影响, 我们已经在《汉语对欧化的语音对策》, 《欧化使汉语词汇面貌一新》两文中, 分别从语音与词汇两方面进行了分析。那么, 作为汉语最稳定成分的语法, 是否也受到了欧化影响呢?

汉语语法面对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树欲静而风不止”, 受影响不产生变化是不可能的。社会进步、文化发展这股“欧风”, 从外部对汉语施加的是强化社会交际功能的压力; 而内部的语音、词汇受欧化影响已经产生了与语法难以保持原有的平衡关系的变化。这是从内部对汉语语法施加的要求建立新的平衡关系以保持汉语旺盛的生命力的压力。

汉语语法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变化, 看来是势在必行, 理所当然的了。

## 一、构词法的新发展

构词法本来是介于词汇与语法之间的。欧化的直接结果是造成汉语里外来词的大量增加, 这就促使构词法的发展, 以便向汉语词汇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洋借词。

句法构词得到充分运用并有所发展。

汉语的句法构词从构词要素之间的关系看, 有如下五种: 联合关系、偏正关系、动宾关系、动补关系和主谓关系。汉语利用这五种构词关系意译了大量十分重要而后确实在汉语里扎根落户的源出西洋的词语。正是在吸收这样的词语的过程中, 汉语的句法构词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有用武之地的机会。

如果我们说汉语在意译的双音节词语中, 使句法构词得以充分运用的话, 那么在意译的

204  
(19)

\* 本文是《汉语欧化现象剖析》的第五部分(上)。前四部分已分别发表在本刊的前两期上。

\* 一般教育, 教授, 中国语语法·言语文化学。

三音节以上的词语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句法构词在原有的基础上却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请看，偏正关系被用来意译双音节与三音节词语的不同情况：

汉语可以用不同的构词格式把西洋词语意译成A B偏正关系的复合词。如：

构词格式	汉语	英语
名 <sub>1</sub> + 名 <sub>2</sub>	金牌	gold medal
	光线	light
	副官	adjutant ; aide-de-camp
形 + 名	短波	shortwave
	静态	stationariness
	远足	excursion
形 + 动	寒流	cold current
	冷藏	refrigeration
	假定	supposition ; assumption
名 + 动	意译	free translation
	前卫	advance guard
	社交	social intercourse
动 + 名	乘客	passenger
	讲坛	rostrum
	动脉	artery

我们不必多举例就可以发现上述A B偏正关系的复合词有以下的特点：

1. A修饰B，不管A、B分别是什么构词成分，A始终处于修饰B的地位。我们可以用“A→B”表示。

2. A和B各自已是最小的不可再进行分析的构词成分。

3. 不管A、B是什么词性的构词成分，也不管名、动、形作为构词成分如何组合，都始终只能在同一个构词关系和构词层面上进行活动。

同样是偏正关系，如果用来意译A B C三音节的西洋词语，情况就完全不同：

1. 有“A B→C”和“A→B C”两种修饰关系的情况。

前者如：幻想曲（意大利语 fantasia）

处女作（英语 maiden work）

单行本（英语 a separate volume）

后者如：总领事（英语 consul general）

轻工业（英语 light industry）

高周波（英语 high frequency）

2. “A B”与“B C”是可进一步分析的构词成分。前者“A B”从构词关系上看，可能有以下的不同情况：

(1) “A→B”即A修饰B的偏正关系。如：

冷藏库（英语 refrigerator）

燕尾服（英语 a swallow-tailed coat）

水成岩（英语 aqueous rocks）

- (2) “A—B”即A与B是并列关系。如：  
 誉写版（英语 mimeograph）  
 展览会（英语 exhibition；show）  
 运动场（英语 playground；athletic field）
- (3) “Av—Bo”即A与B是动宾关系，所以用Av与Bo表示。如：  
 检波器（英语 detector）  
 拟人法（英语 personification）  
 消防栓（英语 fire hydrant）
- (4) “Av—Bsu”即A与B是动补关系，所以用Av与Bsu表示。如：  
 胶着语（英语 agglutinative language）  
 放大器（英语 magnifier）
- (5) “As—Bp”即A与B是主谓关系，所以用“As与Bp”表示。如：  
 军需品（英语 munitions）

至于“A→BC”中BC，同样也是可分析的。

- (1) “B→C”即B修饰C，是偏正关系。如：  
 高卡车（英语 go-kart）  
 不景气（日语 fukeiki）  
 大本营（英语 headquarters）
- (2) “B—C”即B与C是并列关系。如：  
 内分泌（英语 incretion）  
 外分泌（英语 external secretion）
- (3) “Bv—Co”即B与C是动宾关系。如：  
 总领事（英语 consul general）  
 总动员（英语 general mobilization）

3. ABC三音节的意译词，因AB与BC的可分析性，致使其构成就远不像AB双音节的那样，是在一种构词关系支配下的单一构词层面上进行操作就可以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ABC三音节词语都是在两种构词关系的运用中，通过两个构词层面的运作才得以构成的。这正是意译的三音节词对汉语句法构词能力的一种突破，一种发展。这对促进这种构词格式中的A、C两构词成分向词缀化方向发展，从长远看也许更有其深刻的词法学上的意义。

其次，欧化使汉语的词法构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汉语里发展了一整套基本与西洋语主要是英语相对应的词缀系统，更重要的是使汉语走上了词缀自我发展完善的道路。

关于汉英词缀系统互相对应的情况，我们在《欧化使汉语词汇面貌一新》一文的第四节里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值得强调的是，句法关系被引进到词法构词关系里这一重要问题。

英语的一般情况是单词素的词干带词缀，前缀或者后缀。可是在汉语里不仅可以是单词素，而且可以是“A→B”、“A—B”、“Av—Bo”、“Av—Bsu”或“As—Bp”带词缀。例如：

“A→B”带词缀：电动式、握力器、走读生；

“A—B” 带词缀: 拖拉机、盐碱化、刮削器;

“Av→Bo” 带词缀: 散热器、起重机、传教士;

“Av→Bsu” 带词缀: 麻醉师、放大器、瞄准器;

“As→Bp” 带词缀: 狗爬式、国有化;

此外, 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英语的后缀“-ism”与汉语的后缀“主义”在构词上的差异, 也会进一步发现: 汉语词法构词远远超出了英语只用词干构词的能力。

英词主要用“An”+“ism”, “Aa”+“ism”的构词格式构成派生词。前者如: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revisionism (修正主义)、defeatism (失败主义)等。后者如: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feudalism (封建主义)等。可是, 汉语的“主义”, 除了和英语一样与名词词素(An)和形容词词素(Aa)构词以外, 还有“Av—Bo”式的如“爱国主义”、“复仇主义”、“关门主义”、“拜金主义”; 还有词组式的“小团体主义”、“大民族主义”、“不抵抗主义”、“不承认主义”等等。

汉语这种把句法关系引进词法构词关系并使其积极参与构词的情况, 说明汉语在欧化影响下扬长避短突破了英语词法构词原有的框架, 以自己句法构词的优势对之进行吸纳与汉化, 从而使自己词法构词的能力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而且也为自已蹚出了一条适合汉语特点的发展道路。

## 二、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化

1. “他”远在唐代就用作第三人称代词。如:

妒他心似火, 欺我鬓如霜。(白居易:《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

虽作拒张, 又不免输他口子。(张文成《游仙窟》)

2. “他”在著名小说《红楼梦》里还未分化, 可用来指代“她”或“它”。如:

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量的, 所以没人敢使他。”(《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3. “他”在鲁迅早期的作品里, 也没有分化, 用“他”代替“她”与“它”。如: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 打他儿子, 嘴里说道,“老子呀! 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狂人日记》)

“海乙那”是狼的亲眷, 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 看我几眼, 可见他也同谋, 早已接洽。(同上)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 见于《新青年》月刊第4卷第5号。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 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阿Q正传》。这时的鲁迅开始在小说里用“伊”代“他”而实指“她”, 也就是说从“他”里分化出一个“伊”来: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 时常留心着, 然而伊并不对他笑。

阿Q在喝采声中, 轮转眼睛去看吴妈, 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 ……。

鲁迅的《祝福》于1924年3月25日发表于上海的《东方杂志》上, “他”与“她”才正式得以分化分工并且分开使用。请看:

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 他本来也打柴为生, 比她小十岁; 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鲁迅《祝福》)

4. “它”从“他”里分化出来要晚于“她”。这不仅因为“他”本来就可替代“它”, 而

且由于人们“爱物及乌”的缘故，还可用“她”顶代“它”。

徐志摩1924年秋在北京师范大学，以《落叶》为题作了一次讲演，口语里“他”、“她”、“它”无法分辨，可是在《落叶》的书面文章里，“他”完全代替了“它”。请看：

我也认识生活枯燥，他那可厌的面目，我想你们也都很认识他。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附在个人的身上，他现在个人的脸上。（徐志摩《落叶》）

在其它作家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替代情况。

叔本华有一段寓言：“一群豪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他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于是不得不分散开。……。（梁实秋《“旁若无人”》）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鲁迅《风筝》）

“爱物及乌”的，以“她”替“它”的现象也不乏其例。不过，这也只是在“它”的地位既定情况下，这种“爱物及乌”才有真正的对象所“及”且“及”得有意义：

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她能使海波咆哮，她能使悲绪生潮。（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边，在山上，她是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早上好”或“明天见”。（冰心《霞》）

最近发现的仙女花，生长在高峰流水的地方，她涓洁、清雅，……她早晨醒来，晚上睡着，如果你一天窥视着她，她是仙辈中最娇弱的幼年了。（菡子《黄山小记》）

鲁迅在1925年3月11日在《致许广平》一文中，“它”的地位真正得以确立，既没用“他”也没用“她”来替代：

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鲁迅《致许广平》）

5. 从以上分析看来，“他”在书面语里分化为“他”、“她”、“它”并为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接受使用，那是30年代以后的事情。

30年代以后“他”、“她”、“它”分化分工不是偶然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出现了新文学运动；表现在书面语上就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运动。欧化影响发展到30年代，由于一大批作家、翻译家身体力行用白话文写作，就使其影响渗透到文化、文学乃至语言中。西洋语特别是英语的第三人称代词 he、she 和 it，影响着汉语“他”的分化，在我们看来，就是水到渠成十分自然的事情了。汉语的“他”从笼统的只可意会变为明晰的而可言传的“他”、“她”、“它”，这实在是有利于交际交流的一大发展与进步。

### 三、结构助词“的”、“地”、“得”的句法功能分工逐步发展明确

1. “的”的前身是“底”，改用“的”始于宋人的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书和元人剧本里皆用作“的”。例如：

灵利参学底人，更不到这里来。（《祖堂集》卷十，长庆和尚）

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暖底雪，活底花，嫩底柳。（《南湖诗余》，张铉《美人》）

孔夫子是春秋世儒道的宗师，要扶持这三纲五常。（《秦并六国平话》卷上）

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水浒》第十回）

杨志立未久，只见两边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内去躲。（《水浒》第十二回）

可见，到了宋代，“的”用作定语的结构助词已是很明确的了。可是，我们也发现“的”还可作状语的结构助词连结状语和中心语。如：

高俅低低的奏曰：“陛下，天色明也”。（《宣和遗事·亨集》）

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来”。（《水浒》第五十三回）

这说明“的”与“地”的用法还未严格区分；在《水浒》里这是不乏其例的。同是“轻轻”既可通过“的”也可通过“地”来连结作状语。比如：

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问他，也轻轻的来房里睡了。（《水浒》第五十三回）

戴宗道：“你今番真个依我？”便把手绾了李逵，喝声：“起！”两个轻轻地走了去。（同上）

2. “地”和“底”同一来源，“底”后来为“的”所替代。“地”最初作结构助词我们发现，多用来连接连绵字或叠音词。比如：

大地面上，炒炒地铺沙相似。（《祖堂集》卷七，雪峰和尚）

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历历地分明，未曾欠少。（《镇州语录》）

今学者不见有旧发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过。（《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

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

亦莫趁口乱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云门语录》）

忽听得刮刺刺地响一声，却从苏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水浒》第五十三回）

在元、明、清时代，联系状语与中心语，“的”与“地”基本上还是混用不分的。如：

既承官人厚惠，且请回家，待老婢子慢慢的寻觅，有了话头，便来回报。（凌蒙初《拍案惊奇》卷之十）

吴山来到家里卧房中，悄悄的写了回简，又秤五两白银，复到酒店楼上，又陪八老吃了几杯酒。（冯梦龙《喻世明言》）

这会子热刺刺的说一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伤心。（曹雪芹《红楼梦》第57回）

知虚子听了，又微微的笑道：“据你这个人道，是知我意思，却也还不知我意思哩。（《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回）

3. “得”作为补语的结构助词，产生于唐代，普遍用于宋代以后。例如：

直欲危他性命，作得如此不仁。（唐代《燕子赋》）

二将当时夜半越对，唬得皇帝浃背汗流。（敦煌《变文集》卷一）

不知道安是何似生，感得听众如云，施利若雨。（敦煌《变文集》卷二）

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两支蜡烛点得通亮。（《水浒》第五十三回）

李逵看得呆了。（同上）

三夫人哭得昏晕了数次，无可奈何，（《拍案惊奇》卷之九）

那子文听罢，气得呆了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拍案惊奇》卷之十）

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因太太好善，所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同上）

库吏奉了钧帖，将六十万钱资妆，都搬来旧衙门内，摆设得齐齐整整，花堆锦丛。（《喻

世明言》第六卷)

申徒泰听得，到吓得面如土色，不住的磕头，只道得个“不敢”二字。(同上)

菊花虽被小姐看得好，只怕小姐又被墙外游人看得好哩。(《醒世恒言》第十六卷)

张媒婆见唐季龙说得斩钉截铁，知道难成，便转嘴道：“我自戏话，唐相公不要认真”。(同上)

龙员外吓得魂不附体，抖做一堆。(《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

同时，我们发现，“得”的地位并不固定，常常被“的”替代。同是动词“生”在《红楼梦》里，补语结构助词用“的”并不比“得”少。例如：

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佻些。(《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同上)

其它用“的”不用“得”的例子，还有：

宝玉听说，吓的忙陪笑央道：“好姐姐，快别大声。……”(《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宝玉如何见过这个，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急的满面红涨，又羞又怕，只说：“好姐姐，别闹”。(同上)

4. 在欧化的影响下，汉语的定语、状语和补语的句法功能都有了新的发展，这就要求结构助词“的”、“地”、“得”的分工使用要趋向于明确而又固定。“五四”以后，出现一批名词后加“地”，形容词后加“地”的副词性结构作状语，大大加速了这种分工走向明确而固定的进程。比如：

不但此也，那一方面人也没有具体地说明非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也却只抽象地力争科学不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冯友兰《一种人生观》第一章)

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八章)

一个人如果要真是一个大好人，必须能深刻地广阔地想象。(朱光潜《文艺与道德》)

什么叫艺术的人生态度？这就是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宗白华《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

连同像“科学地”，“创造性地”，“决定性地”，“唯心主义地”用作状语时，其中“地”也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既表明“地”作状语结构助词趋向专门化，也表明“的”作定语结构助词趋向单一化。这就是结构助词句法功能的一种发展。

5.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里出现了诸如抽象、具体、积极、消极、主观、客观、绝对、相对、直接、间接、偶然、机械、简单、科学、文明、艺术、民主等新词语。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既可作定语，也可作状语。可是，“的”是作定语的标志，而“地”则是作状语的标志。这就大大促进了结构助词“的”、“地”的句法功能的明确分工与最后固定。虽然定语的“的”有时可以不带，但状语的“地”却绝对不能省略。

我们发现：“一职两能”常常使同一个词在带“的”后作定语，带“地”后又作状语。有一批形容词、名词是具有这种功能的。比如：“坚决的”与“坚决地”：

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鲁迅《伤逝》)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天，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然想了一会之

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鲁迅《伤逝》）

“热烈的”与“热烈地”：

因此，苦闷烦恼，矛盾冲突，而一个圆满的具体的美丽的瞬间，是他最大的渴望，最热烈的要求。（宗白华“歌德的《少年维持之烦恼》”）

而柏拉图自己在他的语录文章里却表示了他是一位大诗人，他对于大宇宙的美是极其了解，极热烈地崇拜的。（宗白华《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

“具体地”与“具体的”：

但这个“服务”究竟是如何具体地实现的，其实谈得很少。（李泽厚《美学四讲》）  
不脱离感性，也就是不脱离现实生活和历史具体的个体。（同上）

“科学地”与“科学的”：

分析哲学确乎可以帮助人们去做一些非常必要的澄清，使人们习惯于比较严格地、科学地注意使用概念、语词和语句。（同上）

应该承认，分析哲学对艺术欣赏和批评中各种复杂问题，通过语言解析，作了细密的探讨和科学的清理，把问题提示得更为清晰，使人们不再停留在含混笼统的一般谈论中。（同上）

6. 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里，“的”、“地”、“得”的句法分工是明确而且固定的。请看：  
见媳妇瘫倚在墙边，吓得一颗长了茧子的心顿时蹦到发堵的嗓子眼，不由手脚乱颠地跪到媳妇身边，惶急地呼唤：“菊吟！菊吟！怎么啦？这是怎么啦？”（刘心武《一窗灯火》）

李索玲望着那双漆黑发亮的眸子，望着那光滑白洁兴奋得微红的脸，无声地叹息道：“等你去了回来，我告诉你一句话”。（谌容《懒得离婚》）

那些人说该清又不该清，说不该清又该清，心里就堵堵地想我办事办得其实并不周全，回里屋拿烟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无缘无故地掉了下来，青天白日地让人觉得有点儿邪。（张洁《你玩没玩过官兵抓强盗》）

哨兵离得远远地站着，他恶声恶气地说，让你们闹，明天就让你们干活去。（苏童《红粉》）

他的笑容虚伪得可怕，但她已经转身给他熬咖啡去了，拖鞋啪啪地打着水泥地，就像在扇他的嘴巴。（刘恒《白涡》）

在一个展览会上相识，老老板看中了他的雕塑作品：特别其中喜、怒、哀、乐一组，分别看是四张脸孔，喜得透彻，怒得火爆，哀得神秘，乐得潇洒，都是真人真境界……。（王蒙《蜘蛛》）

#### 四、“一个”与“一种”用法的发展

1. “一个”、“一种”在汉语里作为“数十量”结构使用，本来是带有数量上的具体意义的。例如：

太尉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水浒传》第一回）

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同上）

我们园里又空，夜长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个人岂不越好。（《红楼梦》第48回）



不象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同上)

如今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就心伏口伏，也知道规矩了。(《红楼梦》第59回)

枉有许多文武，并无一个饱学之士与朕分忧。(《警世通言》第九卷)

只见闹嚷嚷的一丛人围着一个汉子了，那汉子气忿忿的叫天叫地。(《喻世明言》第二卷)

揭开盒子拿一个肚子，教酒博士切做一盘，分咐烫两壶酒来。(《喻世明言》第三卷)

办工首在得人，兄弟这里却有一个千妥万当的人，他从前就在邳州衙门，如今在兄弟这里，(《儿女英雄传》第二回)

谁知道哇，他摔了一个筋斗，就没了气儿了么！(《儿女英雄传》第三回)

叭！只一个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拨个开去。(《儿女英雄传》第六回)

至于“一种”在欧化以前，在汉语里使用得远不像“一个”那样广泛普遍，因此挑选例句就显得格外的困难。唐诗里我们找到了以下例句，而且，“一种”还用的是“同样”的意思。如：

东屯复瀼西，一种住清溪。(杜甫《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

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悽。(李白《江夏行》)

在《水浒》里，我们从第一回找到第四回，比较容易就在第一回挑选到了使用“一个”的例句。可是从第一回到第四回，“一种”使用的例句却一句也没找到；虽然“一个”的例句还很多。

同样，在《红楼梦》里“一个”使用的例句不难找，而“一种”使用的例句我们从第58回寻到第63回，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连“一种”的影子也无法搜索到，那怕“一个”的例句却是随处可见。

在《儿女英雄传》里，从第一回到第八回，“一个”使用的例句可说是俯拾即是，而“一种”的例句我们同样找寻遍了，还是一个无影也无踪。

在二刻《醒世恒言》里，我们发现了“一种”用法的例句如：“还有一种至死不肯懊悔的，岂不与禽兽无灵者同是一般？”(第24卷)。“又有一种人，看了父母受馁受寒的，公然不理，自己去与妻子吃得饱饱的”。(第25卷)

2. 欧化使汉语“一个”与“一种”的用法得到了发展。英语、法语、德语都使用无定冠词。西洋语言的这种无定冠词的用法对汉语的影响，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空前地加剧了；而“一个”与“一种”的用法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一步一步扩大发展的。

我们如果留心的话，从许多有名的翻译家译作里，不难发现他们是怎样将西洋语的无定冠词，比如英语的 a 或 an 译成汉语的“一个”或“一种”的。请看我们从语法学家吕叔湘先生早期译作《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里挑选出来的一些例子。(1)“一个”用法的例子：

英语	汉语
a subject	一个题材
a way	一个途径
a minor detail	一个小小的细节
an idea	一个想法
a lie	一个谎

(2)“一种”用法的例子：

英语	汉语
a life	一种生活
a wistful note	一种怅惘的调子
a vague dread	一种模糊的恐惧
a mournful peace	一种凄凉的宁静
a secret curiosity	一种隐藏的好奇心

上述“一个”、“一种”用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数量结构意义的消失与所修饰的词语名词化。

3. “一个”与“一种”用法的发展情况，我们从分析徐志摩先生1924年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

“一种”就用了有十处之多。请看：

- 一种真的深切的同情
- 一种毒剂
- 一种线索
- 一种经纬
- 一种严肃的青光
- 一种道德强制力
- 一种试验
- 一种雄伟的庄严的仪式
- 一种普通的想望
- 一种疯癫

对比在《水浒传》、《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里，一回一回地翻阅，“一种”的用法一处也找不出来的情况，这种一篇演讲辞就有十处之多的例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用法的巨大进步与发展。至于“一个”的出现率更是远远超过“一种”而达到五十一处之多。

我们无需把出现在这篇题为《落叶》的演讲辞中的“一个”用法一一罗列出来，只举出一些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连同“一种”，在经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到了三十年代，不仅在书面语而且在口语里的广为使用的发展情况。如：

- 一个好比喻
- 一个最光华的定义
- 一个更光荣的将来
- 一个伟大的象征
- 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 一个滚沸的油锅时的情景
- 一个最后的结合
- 一个痛苦的结束
- 一个出马的机会
- 一个顽固的基础

195 这样“一个”与“一种”作为重要而且有效的语法手段，被作家、学者、翻译家使用就  
(28) 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

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胡适《易卜生主义》)

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同上)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鲁迅《狗·猫·鼠》)

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鲁迅《琐记》)

这体裁的现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换了一个面目。(林语堂《吾国吾民》)

听那微微啾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林语堂《秋天的况味》)

一个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上滋长了。(沈从文《丈夫》)

在日本习俗里最有趣味的一种幽闲雅事，是叫作茶道的那一番礼节。(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

自然界少了一个赘累，人类界少了一个笑柄。(丰子恺《伯豪之死》)

板脸孔，好像是一种凶相。但我觉得是最自在最舒服的一种表情。(丰子恺《家》)

慢慢的他想起一个办法，……极平常的一个主意，可是他非常的得意。(老舍《蜕》)

觉慧默默地在旁观着这一切，他也忍不住笑了。然而同时他又不能够压下另一种思想。(巴金《家》)

4.“一个”与“一种”用法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句法功能的发展变化。

(1)“一个”、“一种”修饰同一词使该词的用法在语义层面上有了发展。在胡适先生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我们发现了同一名词“伪君子”分别用“一个”“一种”来修饰的例子。请看：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

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椿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

在林语堂先生的《冀国被偷记》里，有“习惯”一词分别使用“一个”、“一种”来修饰的例子。请看：

拉太太同拉不司学来，小拉不司又同拉太太学来，所以现在小拉不司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凡要与人争强而无话可说时，就说“I'll tell the world!”。

起初风筝还由他家里放出，后来就在上星期砍下的树放起，结果愈放愈近，而风筝也学了一种习惯，愈落愈近内头。

“伪君子”相同，“习惯”相同，但由于前面分别受“一个”、“一种”修饰，而语义相应地分别向“单个体”、“同种属性”的不同方向发展。

(2)“一个”、“一种”用于动词或者形容词乃至词组前使其名词化，这就大大加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当然，这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到三十年代，上述“一个”、“一种”的用法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使用阶段。

我们翻阅了鲁迅先生于1924年2月至1925年11月写的《彷徨》，“一个”的例句远远超过了“一种”的例句，现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请看：

《祝福》：一个谬种；一个死；一个新样。

《在酒楼上》：一个大概；一个……命令。

《肥皂》：一个声音。

《长明灯》：一个大害；一个……办法。

《高老夫子》：一个缺点；一个局面。

《孤独者》：一个异类；一个响头。

《伤逝》：一个……负担；一个机会；一个冷潮；一个空虚；一个打击；一个迟早之间。

《离婚》：一个寒噤；一个结。

“一种”用法的例句虽不如“一个”多，仍有以下很有意义的例子：

《祝福》：一种替代的隐语。

《孤独者》：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轻微的震颤；一种沉重的东西。

《离婚》：一种声音。

可以看出：不是《彷徨》里的每一篇都有“一种”使用的例句的。从以上“一个”与“一种”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一个”，尤其是“一种”有使名词抽象化，动词、形容词和词组名词化的特殊语法作用。

(3) “一个”、“一种”从近距离修饰到远距离修饰，是使汉语表现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水浒》到《三言》，从《红楼梦》到《儿女英雄传》，我们发现“一个”以近距离修饰中心语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欧化影响，不仅“一个”，还有“一种”由近向远地带着修饰语修饰中心语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儿女英雄传》里，有“一个人”到“一个妥当人”，“一个千妥万当的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到了鲁迅先生时代就出现了“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对于左翼作用联盟的意见》）。丰子恺先生的《蝌蚪》里有：“配置一个机械制造而施着近代风图案的精巧的洋磁面盆，绘面地看来，很不调和。”足见到了三、四十年代，“一个”带着长定语远距离修饰中心语的发展情况。

“一个洞察接着又一个洞察，一个睿智接着又一个睿智，一个明晰接着又一个明晰，一个胜利接着又一个胜利”。——这是我们从当代作家王蒙的《蜘蛛》里摘录下来的例句，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使动词或者形容词名词化后，其用法大大发展的情况。

(4) “一种”的用法本来有限，因此它的发展与使用更有其重要的意义：它使汉语在没有像西洋语法那样的无定冠词的情况下，与“一个”一起，却发展出一套具有汉语自身特点的表达体系，使汉语毫不逊色地立于世界语言之林中。

“一种”发展的初级阶段，一般使用于比较简单的句子里。请看以下例子：

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梁实秋《下棋》）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胡适《易卜生主义》）

宗教最初可说是一种对于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却实在就是自己。（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我们人群社会中，所以能结合与维持者，是因为有一种社会的同情。（宗白华《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

老人像拾得意外的东西，珍珠似的东西，一种极度的欢欣使他恐惧。（肖红《看风筝》）

有时学问是一种束缚，知识是一层障碍。（徐志摩《“迎上前去”》）

进而发展到“一种”由近距离修饰中心语而到远距离修饰中心语的阶段。我们在鲁迅的《孤独者》里看到有“一种沉重的东西”的例子；丰子恺的《蝌蚪》里又有：“终于找不到一种保护它们，慰安它们，生息它们的东西”另一例子。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定语长度；二是定语结构。定语结构的发展是“一种”包括“一个”用法发展的重要的也是最本质的体现。其它例子如：

瞳孔锐利的紧敛了，并且放射着一种不可形容，不可信的辉光。（徐志摩《我的祖母之死》）

有着一种对于女人整个天性的不成熟的和不适当的见解。（林语堂《论性的吸引力》）

一到中午，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的幽咽和凄怨的情绪来。（肖红《王阿嫂的死》）

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周作人《北京的茶食》）

雕刻艺术给与我们一种圆浑立体可以摩挲的坚实的空间感觉。（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多结构多层次的综合使用是“一种”包括“一个”用法发展的最集中的，也是最具汉语语法特点的表现。请看下面的例子：

他全身似乎有一种热力，有一种勇气，似一只只有大翼的猛禽。（柔石《二月》）

他活着没法子帮忙，所以决意牺牲自己的性命，给这个时代一个警告，一个抗议。（徐志摩《论自杀》）

在他，所谓工作确是一种救济，一种关拦，一种调剂，但我们怎能比得？（徐志摩《秋》）

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说是“供”，不是随便说，确是觉得那有一种恭敬，一种神圣，一种寄托和一种安慰。（汪鲁祺《戴车匠》）

至于人的生命的另一种饥渴，另一种渴求、痛苦、热烈和疯狂，更是如火如荼。（王蒙《活动变人形》）

在那么空寥的地方，真是会引起一种原始的恐惧的无助、无告，忍受着一种深入肌理，抽搐着腹肉，教人想呕吐的绝望，“简直要哭出来”！（汪曾祺《鸡鸭名家》）

一种三维四维空间范围内无法感知也无法理解的一种力、一种能量的作用，一种只有用神秘主义第六感官经络学说新式思维学科才能理解的罕有效应。（王蒙《球》）

主要参考书目：

1. 《汉语史稿》，王力著，中华书局，1980年。
2. 《汉语语法论》，高名凯著，台湾开明书店印行，1993年。
3.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杨伯峻、何乐士著，语文出版社，1992年。
4. 《汉语外来词词典》，刘正琰，高名凯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5. 《汉英构词法比较》，万惠洲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9年。